

刘邦厚

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

刘邦厚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大山/刘邦厚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9
ISBN 7-5063-2467-9

I. 走…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755 号

走出大山

作者: 刘邦厚

责任编辑: 杨 葵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10.75

插页: 3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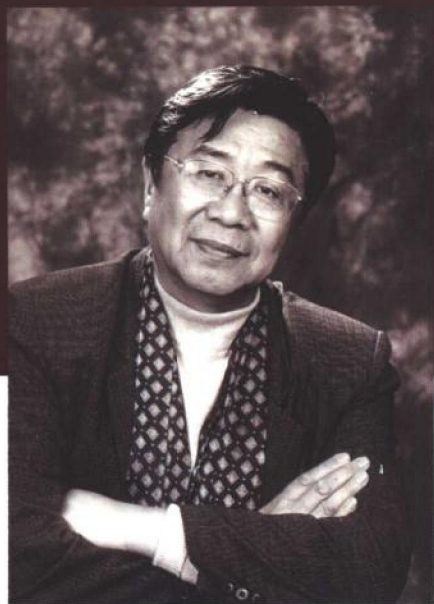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67-9/I·2451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刘邦厚

1941 年出生。黑龙江人。

现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黑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黑龙江省文博学会理事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中俄关系史、北方民族史、黑土文化艺术。

主要从事具有历史文化意蕴的戏剧、影视、小说、散文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

根据本书改编的 20 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即将开拍。

当普罗米修斯用天火把人从愚昧领进文明的时候，他却不曾知道，在古老的森林中发生的是一场悲剧……

——作者题记

目 录

一、熊洞里的“野人”	1
二、他就是“马木大”	16
三、山洞终于打通了	29
四、圆月升起的时候	42
五、自治军团部的风波	53
六、牧马人佐佐木	66
七、不能再吃生肉	80
八、枪声突停的密林深处	99
九、森林里的纵火者	115
十、路遇被五花大绑的亲人	130
十一、“庠”字旗下的盲动	147
十二、肖司令员身遭的这一枪	165
十三、“仇人”相见	177
十四、日军山洞里的“红丹一号”	194

十五、梅家客栈的“胡山药”	210
十六、大萨满的神鼓响了	226
十七、引蛇出洞	238
十八、老“左”原来是深藏的特务	255
十九、同是大和民族的子孙	270
二十、吴夏布的困惑	286
二十一、莫头领身上流着白芳的血	302
二十二、森林里的回声	317

一、熊洞里的“野人”

1945年深夏，小兴安岭北麓的密林深处，晨雾迷茫。几只马鹿从树丛中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一声枪响，震荡着寂静的山林，鹿群中的长角公鹿歪楞了一下，张开四蹄逃窜，其余的马鹿随着望风而去。

隐蔽在茂密的树丛中的几名鄂伦春猎手，迅速收起猎枪，翻身上马，分成两个方向，朝被击伤的鹿群撵去。

猎手中，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剽悍出众的汉子，他那张典型的蒙古脸上，缀着一双视力极好的细眼。他就是莫巴达嘎部落里最出色的猎手吴夏布。

吴夏布和猎手穿密林，越小溪，趟草甸，循着鹿的足印追撵。

另一支围猎的鄂伦春猎手从山坡上冲下来，迎着鹿群逃命的方向堵截。

受伤的头鹿渐渐放慢了速度，回头惊望之际，一只绳套从树上落下将鹿脖子用力套住。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从树上跳下，勒紧绳索，将鹿拖进树丛深处。

吴夏布失去了追撵目标，他吹响鹿哨，仍然不见鹿的踪影。猎犬引着吴夏布寻到了被受伤野鹿压倒的一片草地。

吴夏布下马擦汗，用疑惑的眼光探寻周围。

“奇怪，哪儿去了呢？”

一声猫头鹰的孤叫，两个猎手脸上布满了神秘和恐惧。

“我亲眼看见打伤的是一头公鹿，不是母鹿，真的！”

猎犬朝前方叫了起来。

“你看，那是什么？”

不远处有一堆血淋淋的鹿内脏，猎犬将鹿心和肝叼了回来。

“鹿的心肝！”

“我肚子饿得直叫！”

“等等，是什么人不肯吃掉鹿身上最好的地方？”突然，吴夏布骑在马上就地打起转来，一只老鼠窜到鹿的内脏上。

“老鼠！”

吴夏布心里打起冷颤，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祥的征兆。这时，女人清脆优美的歌声从远处飘来，歌声唱道：

那依斯耶，那依斯耶，
隆那恰神悄悄到我家，
部落里的人都喝醉了。
没有人去迎接，
没有人去牵马。
可恨的猎手啊，
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

吴夏布抬起头，挺起身，他亮开嗓子大声唱：

那依斯耶，那依斯耶，
隆那恰神拦住了我的马，
可爱的姑娘啊，
受伤的野鹿不见了……

马铃薯传来，满头野花的莫金铃骑着油亮的枣红马，穿过层层林障奔到吴夏布跟前。她看见三个小伙子那副傻呆呆的样子，禁不住笑起来。那笑声如铃如雀，十分动听。

“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死心眼儿，一只野鹿算得了什么，有这工夫再打一只！”

“你不知道，活活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肠子！”

“啊？！”

莫金铃收敛了笑容，四下望着，她像想起了什么：“吴夏布，去看看冷窖！那儿有我阿爸打的狍子！”

莫金铃和猎手骑马转到不远的背阴处，冷窖上的伏草杂乱，吴夏布将窖口的木头掀开，黑洞洞的冷窖冒出一股凉气。吴夏布跳下去，金铃守着窖口。

“吴夏布，看见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了！”

“见鬼了？”

吴夏布从暗窖里跳上来，身上挂着冰霜，喘着粗气说：“只有一堆肠子……”

傍晚，月钩初现，草地上燃起了篝火。库玛利部落的几十顶撮罗子像是从土里生出来的蘑菇，散落在逊别拉河畔的盆地上。

部落中最旺的一堆篝火是头人莫巴达嘎的，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猎手围着篝火。

“大萨满，请神啊？”莫巴达嘎一双锐利的眼睛盯着孟都利干。

“这不明摆着的么，还用请神？”

“还是神说话灵验。这种事情，不好东猜西猜！”

猎手们乞求地望着孟都利干。孟都利干吃力地站起来，嘟囔

道：“还饿着哪，怕是请不动啊！”

“那好，先吃！”

莫金铃从撮罗子里出来，端出切好的兽肉。

“阿爸，好肉先分了，这些都是剩下的！”

莫巴达嘎用猎刀将一块肉割出血来，用手指蘸着，抹到挂在树干上的神偶的嘴上，口里叨念着什么。接着，莫巴达嘎和猎手用猎刀削了一根根树条，插上一块生肉，在篝火里烧烤起来。火舌爆出噼啪的声响，一股腥焦混和的肉香味沁着猎人们的胃口。猎人们熟练地操着猎刀一片一片地削着淋血的兽肉，塞进嘴里。猎人的嘴边流着兽血、抹着烟黑，狼吞虎咽地嚼着。

莫金铃从撮罗子里取出几个桦皮碗，从吊锅里盛上野菜粥，先递给莫巴达嘎。

“阿拉盖！”吴夏布从怀里取出军用水壶装的烧酒，呈到莫巴达嘎面前。

“请神不能喝酒！”

突然，传来几声狗的哀叫。只见吴夏布的猎狗在地上痛苦地抽搐。

吴夏布焦急地呼道：“这是怎么了？”

莫巴达嘎扔给猎狗一块肉，猎狗夹着尾巴躲到一边。

“许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没有啊……”吴夏布瞅着莫金铃说。

老萨满孟都利干猛地打了一声喷嚏，莫巴达嘎赶紧撤到一旁。一个腰间系着串铃的二神敲着皮鼓围着孟都利干狂跳起来，人们虔诚地跪在地上。

二神唱道：

隆那恰，隆那恰，
睁开眼睛抬抬手，

让库玛利部落越过塔头沟。
莫怪猎枪走了火，
打着的猎物本是送给你的肉。
隆那恰，隆那恰，
有什么话你快开口！

孟都利干突然全身颤抖，口里淌着白沫，两眼发直地倒地。猎手们呼叫“隆那恰、隆那恰”，磕头接迎伏到大萨满身上的山神。

孟都利干纵身跳起来，张大嘴，瞪圆眼怪声怪调地唱道：“打伤的野鹿我不要，谁想拿走就拿走，窖里的猎物我不要，谁想来偷谁就偷。”

二神轻轻敲着皮鼓，凑到大萨满跟前，悄声问：“鄂伦春只知拿不知道偷，渴了饿了明着说，为啥不声不响都拿走？”

孟都利干唱答：“那是个安达变的饿死鬼，在老林里头度春秋，顺着人味往前找啊，猎狗是你的好帮手。”在大树下呻吟的猎狗像是听懂了孟都利干的话，冲空叫了几声，朝着林子里跑去。

吴夏布的猎犬在林中奔跑。吴夏布和莫金铃同几个猎手骑马寻找老萨满说的饿死鬼。猎狗重又来到了暗窖，围着窖口转了一圈，不停地嗅来嗅去，接着扬头叫了几声，向山崖跑去。吴夏布的马调头追过去。猎狗越跑越快，在山崖下叫起来。

吴夏布望着山崖，不远处有一道铁丝网。

莫金铃下马，在枯枝烂叶下面，有一堆新土。吴夏布摘下身上的猎枪，推上了子弹。

“等等！”

莫金铃顺着新土撒落的草道往前走了几步，一堆吃剩的兽骨，有一块挂在树上。莫金铃抬头往上瞅，看见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一个洞眼。猎狗朝洞眼狂叫。

“熊洞!”

“不像熊吃剩的骨头!”

“土是洞里的!”莫金铃用手指着从洞口溢出的泥土:“进去!”

吴夏布和莫金铃从洞侧的一条小道向上爬。爬到洞口,往里面望,听不到声响,看不见光亮。吴夏布要往洞里钻,洞上的吊石松动,莫金铃急中生智,一把将吴夏布推倒,吊石随即落下,险些砸到吴夏布的身上。

吴夏布从地上爬起来,从身上解下一张桦树皮点着,光亮中,吴夏布发现披散长发的人躲在方石后。

“鬼!有鬼!”

莫金铃举枪喊道:“闪开!”

一声枪响在洞里回荡。“长发鬼”举起一块大石头扔向吴夏布,但是大石头扔得太近,“长发鬼”一头栽倒。吴夏布上前用火光照在“长发鬼”的身上。那“长发鬼”喘着气,无力抵抗。莫金铃这才发现长发鬼身上捆着一张遮不住体的兽皮,腿上结满了伤疤。

“人!”

吴夏布执桦皮火照照洞内,地上扔着带长角的公鹿头。

“公鹿!”吴夏布吼道,上前将那个人拉起来又推倒在地。那人挣扎着站起来,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一双乌亮的眼睛,手里攥着一块石头。

莫金铃看见那人的腿在滴血,她收起了枪。

这时,莫巴达嘎和老萨满带人追到了山洞,他们见到那人如同见到恶鬼。

莫巴达嘎从腰间抽出猎刀,逼近那人:“不是鬼,也不是神,是山下的人,一个不换皮子偷吃山肉的‘安达’!”

“把他扔进狼洞去!”莫巴达嘎喊道。几个猎手要扑上来,被那人怒目而视的凛然气概震住了。

双方僵持着,莫巴达嘎放下猎刀,悄声说:“好凶啊!”继而大

笑起来：“你的眼睛很厉害，可你的腿在发抖！”

“阿爸，鄂伦春从来不伤害淌血的人！”莫金铃同情地说。

“都退下！我跟他说话。”孟都利干拨开猎人走到前面，他从头到脚打量着那个人，用汉语问道：“有人抓你？”

那人瞅瞅他没有回答。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孟都利干汉话说得很流利。

那人解下身上的兽皮，肩部露出深深的烙印“231”。

“逃出来的劳工！”孟都利干这个发现，让猎人们立刻解除了敌意。莫巴达嘎惊异地说：“活着，为什么不跑？”

“哑巴！”吴夏布说。

“他是不想说话！”孟都利干说。

“可怜的人，跟我走吧！”

莫巴达嘎说完转身走出山洞，吩咐道：“给他一匹马！”

“是。”吴夏布应道。

那个劳工不肯走开，他回头望着身后一堆干草。

“这里离日本人太近了，容易发现你！”孟都利干凑到跟前说：“再说，真让熊吃了，没人会知道！”

劳工沉了半天声音嘶哑地问：“今天是几儿了？”

猎手们没有人能回答，孟都利干仰脖算了一下答道：“阴历七月初三！”

那人突然冷得不行，浑身抖起来，吴夏布忙脱下衣服扔在他身上。

在一阵狼狗的吠声中，日本关东军修筑在黑石崖子的“3862”阵地的铁门开了。门两侧的暗堡撤下了遮掩，露出排排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坡下的那片桦林。

十几个身穿白衣、面带防毒护罩的日军士兵从铁门里持枪走出，押解几十名中国劳工抬着十几具尸体走下山坡。

抬尸的劳工面黄肌瘦，须发蓬乱，身穿用水泥纸袋掏成的劳工服，脚步蹒跚地走着。

日军中有一个人停下来，他摘下了防毒面具，露出充满同情和恐惧的眼睛。

“佐佐木，戴上！”一个军曹吼道。

佐佐木无奈地戴上面具，跟在队伍后面。

尸体抬到河边的沙地，草袋子盖不住死者的头脚。日兵拎着汽油桶往尸体上泼洒，刚要点火，突见一具尸体动了动，掀掉了草袋子竟然爬起来。

尸体被点着了。那个活了的“尸体”哭喊着：“我没死！我没死！”

日本军曹举枪将没死的劳工击毙。佐佐木忍受不住，大叫一声：“太惨了！”

军曹惊愕地瞪着佐佐木，上前狠狠地打了几个耳光：“你喊什么！”

“我实在不忍心……”

“你是一名帝国的军人，懂不懂！”军曹揪住佐佐木的衣领吼着。

烧尸的浓烟随风飘忽，惊动了林中的鸟兽。一群群山雀惊飞掠过。

坐落在山间谷地的日军“3862”阵地气氛异常紧张，每栋房子前后增设了岗哨，山坡上的明堡里支起了机关枪。一队穿着灰色衣服的充作实验的“马木大”被押解出来。

在一座石头垒筑的房前，穿白衣服的日军官佐簇拥着上了年纪的少将军医，通过层层铁门，来到地下室的指挥中心。

少将军医摘下手套，拉开墙上的巨幅地图，对军官们说：“现在已经到了昭和二十三年的八月，战争不到最后阶段，特种武器不

能使用！更不能走露任何试验的秘密！如果那些‘马木大’有谁不安分，没有别的办法，首先拿他做实验。今后不许用枪杀的办法处决！”

“报告将军阁下，在我们的人里，也出现了不安分分子！”一个少佐报告。

“是谁？”

“佐佐木，东京帝国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对我们从事的伟大实验不能理解，甚至想到过自杀……”

“佐佐木？我认识他，东京帝国医大的高材生，他的父亲是我的同学，一个只知道看书不知道圣战的人，你想如何处置他？”

“遣送回国。”

“回国？你想错了！这里的人，没有天皇陛下的命令，休想出去！”

“是。”

“请他离开试验场，既然他不肯把他学的医术用在人身上，那就用在牲畜身上！不管干什么，留着这个年轻人有用！”

日军阵地的马厩里拴着几十匹供实验用的马，日本军曹在立正站着的佐佐木面前发令：“铃木少将把这里的马交给你，是对你的器重。你可以从这里的门出去放马，到河边草地上，但是不许走远，不许丢马，否则后果你是清楚的！”

“是。”

“你还有什么话，转告铃木将军吗？”

“有一句话。”

“说吧！”

“请不要用这批马来做实验……”

“你啊，真给日本武士丢人！”军曹冷笑着，将马厩的门钥匙扔给了佐佐木。

佐佐木看着军曹走远了，来到马厩里逐个察看膘肥体壮不同毛

色的马。这些马比鄂伦春马高大，却比不上俄国马那样腿高腰长，据说是日本马和俄国马杂交的混合马。佐佐木从小爱马，喜欢骑马，在这个牢狱般的实验场里，让他喂马实在是求之不得的。

佐佐木在一匹怀孕的母马前驻足良久，看着它那凸起的肚子，那飞扬着的长鬃，似乎感到它要做母亲的兴奋和不安。

“没关系，没关系！有我，会平安的！”

沉默寡言的佐佐木不停地叨咕着，那母马像是他的知音。

早晨，山林里雾气茫茫。莫金铃和吴夏布带着劳工骑马穿林越塘地走着。前面的吴夏布不时回头等待落在后面的莫金铃。

劳工许是吃饱了肚子，歇过了身子，骑在马上显得精神了。只是他那双亮眼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四下张望，忘记了莫金铃在身边。

莫金铃和劳工相邻并骑，她的眼睛盯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喂，打过猎吗！”

劳工冷冷地说：“偷过猎。”

“我说你不是哑巴么，咯……”

“我说了怕你不懂。”

“说吧，我懂！”

“鄂伦春有枪，为什么不打日本？”劳工勒住了马，看着莫金铃。

“没有一个男人像你这样看我！”

劳工脸红了，不是羞，是恼怒。他勒动了一下马缰绳，那马往前跑了几步。突然，他像发现了猛兽似的大喊起来：“站住！别动！”

前面的白桦树杆上有刀砍的痕迹。吴夏布和莫金铃一愣，当吴夏布看清劳工手指的树痕时，狂笑起来：“那是喝桦皮水砍的刀印子！”说着，他驱马朝白桦树走去。劳工跳下马抓住吴夏布的马尾，